

知覺
PERCEP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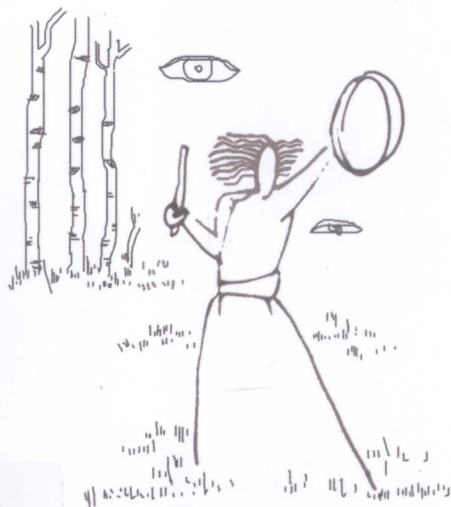
文学精品阅读丛书·第2辑

格尔玛 主编

仲夏夜之

温凉时分

苏莉◎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知覺
PERCEPTION

文学精品阅读丛书·第2辑
格尔玛 主编

仲夏夜之温凉时分

苏 莉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仲夏夜之温凉时分 / 苏莉著. — 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6

(知觉文学精品阅读丛书 / 格尔玛主编. 第2辑)

ISBN 978-7-5656-1561-0

I. ①仲… II. ①苏…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0598号

知觉文学精品阅读丛书

ZHONGXIA YE ZHI WENLIANG SHI JIAN

仲夏夜之温凉时分

苏莉著



责任编辑 张慧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010-68418523 (总编室) 68982468 (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49 千

总定价 140.00 元 (全4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788708105

序

祝大同

几年前，我曾去过一回东北，见过一回嫩江，在嫩江边的小城尼尔基小住过几日。

那时，刚刚度过雨季，列车在接近齐齐哈尔的时候，铁路两侧是一片苍茫的积水，水天一色，望不到尽头，水中有几排电线杆单调地排向远方。

乘长途汽车出黑龙江的讷河县，乘渡船过嫩江，江水昏暗却不动声色，透出一派沉甸甸的神情。几天以后人们带我走上一处高岗。了望宽阔的河谷，远远近近满眼的绿色，印象中并没有什么高大的乔木，只有水和草的世界。树已经在更加遥远的地方。尼尔基镇是达斡尔族自治县政府所在地，自治旗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莫力达瓦。在达斡尔语里，嫩江叫做纳文慕仁，慕仁是江，而“纳文”正是汉语里“嫩”的反切，我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一种怎样的联系，自然有所不能了解的深意，在十七世纪的史料中人们称这条江为脑温江，有人理解这与蒙古语中的“淖儿”有关，蒙古人称泉、湖为“淖儿”。

我在这里认识了两个年轻的达斡尔女性，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从她们家的小院走出去，绕过几排房子，便是嫩江漫漫的草滩。我只是这样暗自揣测，并不真的有机会绕过那几排房子，走上那长满簇柳的滩地。五月，这里的人们多会到草滩和簇柳丛里去采集一种野菜，

当地人称它“柳蒿芽”，可以鲜吃，加肉和芸豆煮汤，是达斡尔人的传统食物，余下的便晒制干菜，冬天吃，清心败火。

那时候，姐姐已经结婚，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因为丈夫在外地工作，她带了女儿住在娘家。一个晴朗的月夜，四岁的女儿告诉妈妈，她嗅到了月亮的气味。妹妹待字闺中，独自一人在那间有扇南窗的小屋里，读书或者写作。当时，她刚刚从南京大学作家班毕业，上行穿过了整个北中国回到这个偏僻的尼尔基不久，心儿仍在四处漂泊，还没有能随她一起回来。

姐妹两个都热爱文学。姐姐是妹妹的开蒙老师，大概是她第一个明白妹妹的不平凡之处。她曾带了她的这个聪敏而内向的妹妹走了大半个中国，只是为了让妹妹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姐姐的作品没有让我意外，她虽然比我年龄小些，却有一种同龄人的感觉。然而读了妹妹写的那些东西，让我惊诧，满纸散漫而绵密的感受，被她用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写出来。后来她寄给我的那些作品，其中洋溢的天分同样被我的同事们赞叹。我想她应该有一个好的文学前程，因为她敏感聪慧还富有表现力。

那几天，招待所的礼堂里每个夜晚都有舞会。鼓，手风琴，小提琴，几样并不大相干的乐器组成了一支小乐队，几个快乐的男人总能搞出热烈的曲子。男人和妇女翩翩起舞。我看见在人群中有几个极美丽的女青年，她们身材挺拔，脸上流露着一种高贵的从容，她们低垂着眼睛，沉默着，在音乐中平静地摇曳。

几曲三步四步之后，一定有一轮达斡尔人自己传统的舞蹈，音乐稳重而沉着，舞蹈的步伐并不复杂，人们走成一个大圈，沿着逆时针的方向缓缓地旋转，手臂高举，动作轻柔而舒展。渐渐地参加进来的人会越来越多，圈子越来越大，最后涨满整个大厅。每一位舞者都神色庄严，人流犹如一只硕大无朋的轮子在慢慢地盘旋。这种人与时间的缓缓流转，大概来源于古老神秘的仪式。每到这个时候，姐姐一定

加入其中，她的舞姿并不十分流畅，而总透出更多的肃穆。妹妹却坐在一旁，仰起脸来望着缓缓转动的人流。

几年过去了。那一对姐妹，姐姐走出了婚姻，一个人带着女儿，依旧生活在父母留下的房子里。前面不远的地方还是沉甸甸的江水，女儿也上了小学，不知道还能不能闻到月亮的气味。妹妹离开了家，远嫁到通辽，嫁给了一个蒙古族青年记者，现在是两个人一起努力将文学的理想变成生活的现实。她已经有了不小的成绩，南方的一家出版社的《散文年鉴》选中了她的作品，1995年《美文》杂志给了她一个年奖。我想她距离成功还有一截不短的路要走。但是，近些日子，我甚至已经不知道所谓文学的成功究竟是怎样一个东西。因为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是在残烛孤灯下写成的，许多当年没有人留意的手稿，反倒成了真正的传世经典。

1992年妹妹曾经给过我一篇小说《冬夜》，这是一篇关于离别，关于死亡，关于生命的文字。《冬夜》在极其平淡的叙事中，展开了对生命的一种诠释，奶奶死了，妈妈死了，爸爸死了，那些北京知青们都走了，“在第一个没有双亲的春节到来的时候，我感到我是一个留守人士，留在广袤的大地上，东张西望，重新听到童年时那夜夜困扰我的耗子的奔跑声，只是我平心静气，细数耗子的脚印，倾听它的脚步，倾听它打了一个哈欠，停一会儿……重又奔跑起来。”

但是，《冬夜》终于没能在我供职的刊物上发出来，终审不愿意给《冬夜》一个机会。其实我相信与其说他不喜欢，还不如说那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对小说所传达的那种生命的宿命感缺乏感知。所以，后来我接受一个更年轻的小说作家的说法，有一回她得意地对我说：一个人对于生命的体验与年龄无关。尽管当时她是想为自己的年轻辩白。我把《冬夜》给了《都市》杂志，《都市》杂志的朋友给了她一席之地，后来我还做了其他努力，希望一些选刊能给她一点儿关注，但他们没有能与这篇小说产生共鸣。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判断力出了岔

子。人们都忙着生活，过去的岁月已经耽误了大家太多的时间，经过长时间物质生活的窘困，使得人们内心中充满了渴望。今天终于有了真正的松动，“先富裕起来”这就是新的动员。一切都被物化了，爱情、亲情、青春、健康都在生动形象的广告中体现为物质的代码，并且必须用金钱来交换。那么，谁还有闲暇的时间来倾听死亡逼近的脚步。

我就是在那几次舞会上，见到了那位达斡尔的歌手，他有着一副极其明亮的嗓子，在高音处会有一种灿烂的辉煌。我奇怪他为什么不到外面的世界去试一试，闯一个更大的舞台。他听了我的感慨，笑了，然后在一片嘈杂的背景下，靠近我，秘授我一句达斡尔人的箴言：“林子里，烂掉的木头有的是。”

终于，我没有能走进真正的森林。我曾经到过大兴安岭深处的阿里河，但是人的足迹所到之处，已经没有了真正的森林。而在我生活的黄土高原，森林早已经被我们的先民们砍伐殆尽，只留下了一座座木塔庙宇和一座座十里八里看不到一棵树的荒山。

“林子里，烂掉的木头有的是。”只有理解林子和木头的民族才会有这样痛楚的发现。面对着人与时间缓缓的流转，我居然从这句痛楚的话语中体会出极深的慰藉，在社会与自然的无奈中，读出了自己的命运，于是宽慰自己，宽慰朋友，宽慰人生。

那些横卧在林中，长满了厚实青苔的树干，作为一种风景，飘逸于我的心绪之中，便滋生出些许达观的超然，以便应付人生的得意之乐与失意之苦，这样我和我的朋友可以变得更内省一些，会把自己的生命安排得更从容一些。

如今，在一些黄昏，我依旧会回忆起十分遥远的尼尔基镇，回忆起那座房子和那两个年轻的女性，我还会回忆起达斡尔人雍容的舞步，那面人流的轮盘在我心中缓缓地旋转。

目录

001 序

- 001 秋日
- 007 风筝远走
- 012 邻人
- 021 天使降临的夏天
- 029 前进旅馆和战斗旅社
- 038 乡下人
- 045 山水
- 049 独月当空
- 060 聚会
- 070 红鸟
- 080 窗外梧桐
- 087 松松和晨生在某一年春秋之间
- 094 四月之爱
- 096 牧人
- 102 达斡尔女人
- 109 《西厢记》记
- 113 牛的故事

124	仲夏夜之温凉时分
131	草原深处
140	温顺表舅如今以及旧有的生活
150	旧屋
162	冬夜
179	后记 不受鼓励的小说

秋日

这天一大早起来，爸就开始着急了，他出了屋门一下子又返身进屋，拼命叫妈：

“快，快点儿啊！你还磨蹭什么，都什么时候了！”

“什么事啊？急什么！”

“咱们不能让人看不起啊，好像我们达族人比谁差似的。”

“什么事啊？也不说清楚。”妈慢条斯理地在厨房踱着方步，手上拿着还在冒热气的饭勺。

“你去看看，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你快去看哪，别在这儿拿个勺子还站在屋中央，什么也不知道还瞪着眼睛说什么事啊。”

妈慢吞吞地出了门，爸转身又进了里屋，稍微温和一些地对我说：

“妞妞，快起来吧，别再睡了好吗？今天要忙啦！”

“哎呀！忙什么嘛，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天。”我伸了个懒腰半天才起来，爸见我醒了就又出了门，带了一身的风声对着妈大声嚷：

“看到了么？咱们也得马上干，就今天，你马上去把你兄弟叫来帮忙，难道你想叫我一个人干吗？我一个人能行么？又要和泥又要上房又要……”

“我也没说不去叫，总要吃完早饭吧！”

“也是。”爸不作声了，转了一圈又一圈，开始找各种工具。

“抹子哪儿去了，你把它放哪儿了？怎么回事？”爸大声嚷嚷着。

妈过来帮他找，找到了，爸接过来左看右看，一边点点头一边顺手把它扔进工具堆里，拍拍手，突然发现妈还站在旁边，又叫：

“你还磨蹭，快去做饭哪！”

我穿好鞋也不洗脸就跑到屋外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隔壁刘叔家刚换了新房草，黄灿灿新崭崭的，一下子就把我们家的旧房草比得黯淡无光。我家和刘叔家同住一座三间大草房，我们住东，他们住西，他家有成群的孩子，刘叔还是会干活挣钱的瓦匠，自然这类活计没有多少麻烦。我们家闲人不多，只有奶奶一个人看门望户。每次都是刘叔家在干什么活，爸和妈才想起该干什么了。眼下正是秋天，各家都要扒炕、掏火墙、疏通烟道，再就是抹泥墙以防冬天透风，然后还要买成堆的蔬菜，或腌或贮，忙碌不堪。今天看起来爸再次发现他要干什么了。

“就知道着急，着什么急嘛，什么都现成的，费个工就是了。”妈一边做饭一边叨叨咕咕。

就是，苫房用的草已经买好放在院子里了，金黄膨酥，我昨晚还上去玩儿过呢。

“这是谁祸害的，都成什么样儿了？”只听得爸又一声吼，吓得我赶紧缩脖子。爸正在查看苫房用的草。真是的，昨天他眼看着我在上面玩儿都不吱一声，今天倒发威了。

“吼什么？是孩子干的呗，就知道吼。”妈忍不住说话了。爸看了看我没有脖子的样子不再作声了。

妈的早饭终于端上来，爸的吃相好像饭烧着了他的心，一边吃一边骂饭做得太烫。妈忍不住笑出了声，于是爸气得放下碗筷就到外面架梯子上房清除旧房草去了。我们在屋里听得屋顶的脚步声，饭也吃得不安宁，担心他会失了脚，一下子掉在我们饭桌儿上，好像人的想法有作用似的，只听得外面稀里哗啦一阵响，紧接着又是咕咚一声，最后是爸的

哎哟声。我们连忙跑出去，只见爸连人带土带朽木的断枝一并掉进北灶的大锅里。本以为爸这下又要吼起来大骂这房子或妈妈出气了，没想到爸呲牙咧嘴笑个不停，脸上的灰也都扑扑扑地震下来，落在衣领上。我和妈也就战战兢兢跟着笑了个够。

“还站着傻笑什么，还不快去叫你兄弟来，再不干，今天就干不完了。”爸从锅里爬出来，整了整衣服。

抬头望去，屋顶上露出一小块蓝天，我感到很新鲜，很好玩儿，恨不得爸爸把房顶全都踩漏了才好，那样我们就用蓝天做屋顶，用月亮做电灯。

爸去和泥了，妈去找舅舅，我练习用脚尖转圈，可总也不能像白毛女那样优美。

“没有酒干着不来劲哪！姐姐，干倒是好说，要是有点酒的话……”舅舅的声音大老远地就从大门那边传来。

“就知道喝酒！喝、喝、喝，一天恨不得把头埋在酒缸里。媳妇回娘家这么多天了，也不知去接接，想啥呢……”

“那又怎么样？”舅舅满不在乎地说着就进了门。

“怎么把这个活宝弄来了？”爸小声嘟囔着，手里的活儿却没有停。

“哥哥不在家，就让弟弟来了。”

“你是让他接着酒瓶子干嘛！”爸小声对妈说，好像不太高兴。

“你不是非要今天干吗？跟拼命似的，把好好的房顶都踩漏了……”

“嗨，真是的。”

“怎么了？怎么干嘛？”舅舅脱了外衣从里屋走出来，跃跃欲前地挽着袖子。

“什么怎么干，你没干过什么的。”

“这是什么话，人家好心好意来帮你还不是看我姐姐的面子……”

“好啦好啦，去拿草吧。”妈过来解了围。舅舅一副想说又说说不出的样子就去院子里拿草去了。

这么着，爸和舅舅就干起来啦！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穿梭忙碌，呼呼嗨嗨的。我再也没有兴趣看，就跑出去和别的孩子玩儿去了。一直玩儿到肚子饿得咕咕响才像个牛犊子似的扬着小辫跑回家，一进院门，哇！哎呀！啧啧啧！我的家简直变了样，和刘叔家一样有了一顶金黄色蓬松松的“草帽”，漂亮得没法儿说。爸正在屋顶上用力搓绑屋脊，眼看就要完工了。我在地上连蹦带跳，兴奋不过我也爬上梯子，用手轻轻摸着香喷喷齐刷刷的房草，爸的脸上满是自得的笑容，好像浑身都在笑：

“好看了么？妞妞！”

“好看喽好看喽！”

“叫你妈去做饭吧！”

“哎！”我答应一声，一溜烟儿地进了屋。

其实，妈的饭锅里早就咕噜咕噜响得像唱歌了。我又看了看早晨露天的地方，早就补得平平展展的了。唉，月亮进不来了。半天才发现怎么没有舅舅。

“妈，舅舅呢？”

“可能在屋里歇着吧。”

我进里屋一瞧，原来舅舅一个人悄没声儿地翻出了爸喝剩下的半瓶酒，美美地在那儿喝哪！

我像发现了什么巨大秘密似的喊起来：

“妈呀！舅舅喝酒了！他把我爸的酒都喝光啦！”

“喊什么？乱喊！”妈说，然后没当回事儿似的仍然干着她的活儿。

本来舅舅的表情美妙得好像就要唱起来，听到我的喊声一下子变得不高兴了。

“怎么了？喝了又怎么样？”

他一脸凶恶的表情，一点也不像平时对我和善的样子。我是第一次见他这样待我，委屈地“哇”地一声哭开了，眼泪没头没脑地喷出来。我立刻跑到外面向屋脊上的爸告状，还没等我说完，舅舅也“呼”地一下奔到屋外，先“啪”的一下把手中的空酒瓶子摔得粉碎，然后直指着屋顶上的爸：

“呸！怎么样？喝了又怎么样？”

舅舅要撒酒疯了，我目瞪口呆，眼睁睁地看着这场完全由我引起的灾难的开始而不知所措。

“你妈的，你敢欺负我女儿。”爸从牙缝里死死地咬出一句话，目光凶狠无比，可手下的活计却没有停。

“你妈的，你敢不敢下来！”舅舅在房下兜着圈子，喊一句跺一下脚，吼得身子都弯了。

“你妈的，我看你敢不敢上来！”

他们两个一上一下就这样吵起来，可爸自始至终都在精心搓绑屋脊。

骂了一阵子，舅舅突然进了屋对妈说：

“你跟他离婚，你一定要离开他，你难道让他欺负你的兄弟，你还是什么姐姐！你要不离，我就和你断绝姐弟关系！”舅舅喊得声嘶力竭，眼珠血红，妈一声不吭，只是揽紧了我望着别处。舅舅看妈不说话，怒气无从发泄，就把我家的一个什么东西狠狠地摔在地上踩得稀巴烂之后便扬长而去。

那天晚饭吃得不知是什么滋味，也不知什么时候才睡着，朦朦胧胧中好像听见爸和妈还在争吵……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爸照常是第一个出了屋门，刚刚还虎着的脸，到了外面一下子变得笑逐颜开：

“嘿！真漂亮啊！看咱的活儿干的！没挑儿。”爸啧啧啧啧不住地赞叹，把自己夸得美滋滋的，于是愉快地吃了早饭上班去了。

快中午的时候，舅舅没事儿人似的逛过来，走到院门口，眼睛放光，不住地叫：

“嘿嘿，真带劲儿！妞妞，你说是不是？什么都是新的好呀！哎，妞妞，昨晚的肉汤剩了没？舅舅想热乎乎地喝一碗哩！”

“哼！想得美！谁让你昨天不喝，还摔坏了我家的东西……”我把嘴巴挺得老高。

“昨天那不是喝酒了嘛！我现在头还在疼呢！”舅舅简简单单地回了我一句就这样轻松地进屋了。

原载《民族文学》1992年10期

风筝远走

就在正月将要过到稍稍的时候，银子一样的雪路就变得难看起来，斑斑驳驳，牛粪、马粪、红红绿绿的碎玻璃片，脏乎乎的融水还有什么……不带棉帽出去耳边觉到一阵紧似一阵的春寒，风儿吹着卷着团团儿的炮仗碎衣在脚下盘旋。年是早已过去了。不过，走在路上，抽冷儿“啪”的那么一下震得你猛然间又想起年来，想起小的时候为什么过年会那么快乐，而大了之后却淡漠了。

总有那么几日，天上的风筝是最多的吧！遥遥远远的一个一个小红点，晃着尾巴，悠哉美哉！眯眼望去，腰里系着围裙，心里想着午后要烧的饭，发现天空仍然像小时候的那种灰白颜色，蓝天被一缕一缕烟样的云雾遮挡着，我们感到了阳光，可找不见太阳在哪里，光是晃细了人的眼，并且鼻息里也开始储存起一丝一缕正远路而来的春天的味道——没有改变的征兆！那么我也就没有理由觉得时间曾流失得散沙一般，望着同样的天空，我该是很小很小的模样，艳羡着别人手中的风筝，艳羡着他们富有的表情，最后终于大哭着回家了。

“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我曾这样感到很不幸似的哭。

“你要什么嘛！”奶奶放下手里的针线，从眼镜后面望着我，背后是从昏暗的窗上透过来的模模糊糊一片白光，那时节奶奶恐怕已经没有牙了。

“八卦！人家都有就我没有我什么也没有！”我觉得自己不幸极了，是最不幸的人，没有人比我更不幸了。

“什么呀什么呀，别光是哭啊，说清话呀，看你像什么了，嘴撅得那么高那么高，眼泪再淌的话奶奶就湿得没地方坐了。”奶奶伸出细小温暖的手揩我的已经被眼泪泡变了相的脸。白光在她衣皱之间流动。

“八卦。”我们那儿都管风筝叫八卦，至于为什么这么叫，我至今都没有去考证，可能八卦样的风筝最多的缘故吧！

“哎呀呀，那是人家男孩子放的嘛！”

“为什么女孩子不能放，有放的嘛。”

“你要怎样？”

“你给我做一个呗！”我似乎感到一线希望，心被希望和害怕失望同时鼓舞着跳，果然，奶奶彻底放下手中的活计，从大柜子后头掏出一卷彩纸。

“喏，要哪种？”

“红的，绿的，要不粉的……”

“到底哪种？”

“红的吧！”

我突然感到生活有多好啊，哭一哭就会有愿望能实现。

“怎么剪呢？得想一想。”奶奶拿着一大张红纸左右比试，显然我是难为她了。不过回想起来当时奶奶很像一个艺术家，面对着一种无形的东西并竭尽全力地想使之变为有形的美丽。

“八角星。”我提示她。

“好吧！”奶奶下剪了，剪刀上系着我的目光，好像一根无形的线，把所有飘扬的梦想注入其中。展开——一颗灿然的红星，剪到显然是最准确、和谐、最最黄金分割的位置。没有比这红八角星更美的了，我不禁开始颤抖，手心汗湿。